

北京文博

BEIJING WENBO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主办

1996

2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1996年第2辑)/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6

ISBN 7-5402-0639-X

I. 北… II. 张… III. 历史文物-北京-通俗读物 IV. K8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555 号

北京文博(1996 * 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文物印刷厂制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北京文博

样初题

目 录

(1996年第2期)(总第四期)

- 北京天宁寺塔三题 王世仁(5)
忏悔诘赖佛氏钟——永乐大钟成因考 全锦云(21)
试析北京地区青铜器纹饰的分期 刘春蕾(26)

- 博物馆管理浅析 单霁翔(33)
首都博物馆科研规划的制订及实施 齐 玫(46)

- 北京朝阳安外小关发现的一座清代砖室墓
..... 王策 等(52)

- 北京的地名与古代遗迹探寻 尹钧科(58)
北京首先引进西方城市建设的实验街——香厂路
..... 叶祖孚(63)
朴趾源《热河日记》与清代北京 朱瑞平(68)
古代通州对北京的历史贡献 周 良(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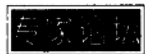
- 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 关续文(80)
《山海经》中的北京平谷黄帝龙鱼陵 任重远(83)

- “大清门”伍拾圆兑换券凹版的修复及试印
..... 梁志成 魏三纲(87)

- 北京市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安全工作先进市

..... 刘晓凤(93)
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1995 年工作概况

..... 赵 梅(94)



关于创办“国耻纪念馆”的建议..... 刘珂理(97)
苏州古城保护的新策——市政协考察随记

..... 王金鲁(98)



大千生平及其早期山水四屏 石冬春(100)



精品荟萃 风云再起——写在北京翰海

’96 春季拍卖会之前 马丹妮(103)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
录(二) (105)

北京市文物局文博事业大事记(1996 年一季度)

..... 王辅宇(109)

封面:父癸鼎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第 251 号墓出土。口径 14 厘米、通高 17.7 厘米。该器口沿外折,方唇,直耳,腹作半球状,扁足。口沿下饰一周由夔纹和雷纹组成的纹带。三扁足均作鸟形,以鸟尾为足尖,鸟冠顶承鼎腹。器内底铸有铭文“父癸”二字。

封底:匭侯戟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第 52 号墓出土。出土时已被折断成二截,一截放在墓主人的左手处,另一截放在东二层台上。修复后成形。戟勾形,顶端有一向后勾曲的弯刀,自锋至援基处饰三条平行的凸线,栏上四穿,内作长方形。内上铸有铭文“匭侯”二字。长 22 厘米。(封面、封底摄影:祁庆国)

封二、彩插一:安外小关发现清墓

彩插二、三:北京天宁寺塔

彩插四:张大千仿高房山、董源、倪瓒、巨然山水人物设色纸本四屏

封三:翰海’96 春季拍卖会

《北京文博》

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单士元
苏秉琦

主任:宿 白

副主任:单霁翔、廖静文
王世仁、曹子西
齐 心、马希桂
秦 公

编委会委员:

王丹江、王光镐
孔繁峙、刘建业
成大生、张 宁
张 展、陈 平
陈 旭、季 华
荣大为、赵 迅
赵其昌、郑广荣
晋宏逵、徐 明
韩 永、葛英会
傅公钺

主 编:张 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魏伯涛
张 岩

美术编辑:张秀玲

《北京文博》主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辑出版

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
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协办单位

首都博物馆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公司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BEIJING WEN 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2, 1996

Contents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hree Essays on the Pagoda of the Tianningsi Temple in Beijing

..... by Wang Shiren (5)

"Can Repentance Be Represented with a Buddhist Bell?"—a Study into the Cause of

Making the Great Yongle Bell by Quan Jinyun (21)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Patterns on the Bronzes Discovered in the Beijing Area

..... by Liu Chunlei (26)

MUSEOLOGY

On Museum Management by Shan Jixiang (33)

The Working Out and Imple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lan of the Capital Museum

..... by Qi Mei (46)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 Brick—chambered Tomb Discovered at Xiaogua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 by Wang Ce and Others (52)

BEIJ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Beijing Toponymy and Reconnaissance of Ancient Monuments by Yin Junke (58)

Xiangchang Road, the First Experimental Street with Urban Architecture Intruded

from the West by Ye Zufu (63)

Park Jee Won's *Diary on Rehe* and Qing Dynasty Beijing by Zhu Ruiping (68)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Ancient Tongzhou to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 by Zhoun Liang (73)

RECONNAISSANCES OF ANCIENT MONUMENTS

Not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uins of Eastern Zhou Ji City by Guan Xuwen (80)

Huang Di's Longyu Mausoleum at Pinggu, Beijing,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Geographic

Book *Shan Hai Jing* by Ren Zhongyuan (83)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Restoration of and Trial Printing with the Gravure of Fifty—yuan Exchange

Certificates with the "Great Qing Gate" Design

..... by Liang Zhicheng and Wei Sangang (87)

CULTURAL RELICS WORK

Beijing Grant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Museum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Title Advanced City in the
Ensurance of Cultural Relics Safety

..... by Liu Xiaofeng(93)

A Summary of work in 1995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Educational Bases for Youngsters

..... by Zhao Mei(94)

EXPERTS'FORUM

Proposal on Founding Museums in Memor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s by Liu Keli(97)

New Measurement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Suzhou
City:Beijing Municipal PPCC Members' Exploration
Notes by Wang Jinlu(98)

CULTURAL RELICS APPRECIATION

Zhang Daqian's Career and Four Landscape Paintings from
His Early Works by Shi Dongchun(100)

CULTURAL RELICS CIRCULATION

A Gathering of Rare Masterpieces ,the Coming of a New
Competition:a Few Words on the Eve of the Beijing
Hanhai '96 Spring Auction Fair

..... by Ma Danni(103)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Catalogue of the Epitagh Rubbings from the Beijing Are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I) (105)

Chronicle of Events in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Work at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Jan. —Mar. 1996) by Wang Fuyu(109)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Shan
Shiyuan, Su Bingqi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ans:

Shan Jixiang, Liao Jin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Qin Gong

Members:

Wang Danjiang, Wang Guang-
hao,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Ning,
Zhang Zhan, Chen Ping, Chen
Xu, Ji Hua, Rong Dawei, Zhao
Xun, Zhao Qichang, Zheng
Guangrong, Jin Hongkui, Xu
Ming, Han Yong,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
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Artistic Editor: Zhang Xiuling

*The journal is sponsor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
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
fairs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apital museum, Beijing Mu-
nicipal Company of Cultural
Relics, Beijing Municipal Insti-
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Bei-
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n-
cient Buildings.*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
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
tural Relics Affairs.

北京天宁寺塔 三题

王世仁

天宁寺塔位于明清北京城广安门外，辽金故城延庆坊内，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的地上建筑。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关于它的历史，古近各种志乘、笔记、辞书所载，多为辗转引述，颇有疑点；至于其建筑形制，宗教意义，更少专文论述。唯1935年梁思成、林徽音著《平郊建筑杂录（续）·天宁寺塔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对此塔的年代作过考证，在当时没能获得直接资料，仅做初步踏查的条件下，断定此塔“是辽末（12世纪初）的作品”^①，与今天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其考证方法之缜密，鉴别眼光之敏锐，实在令人敬佩。时隔六十年，后学者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理应有所前进。爰就天宁寺塔之历史、建筑、塑像及宗教意义综为三题，参考新出之资料，提出个人管见，以为先师巨制之续貂。

塔史与寺史

1991—1992年大修天宁寺塔，在拆砌塔刹（宝顶）时，由刹座内拆出一块辽代建塔碑，从而肯定了建塔的准确年代和塔的

名称。碑文主文如下（图一）：

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
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坐，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

（以下“提点”、“勾当”建塔僧俗人名见注^②。标点为笔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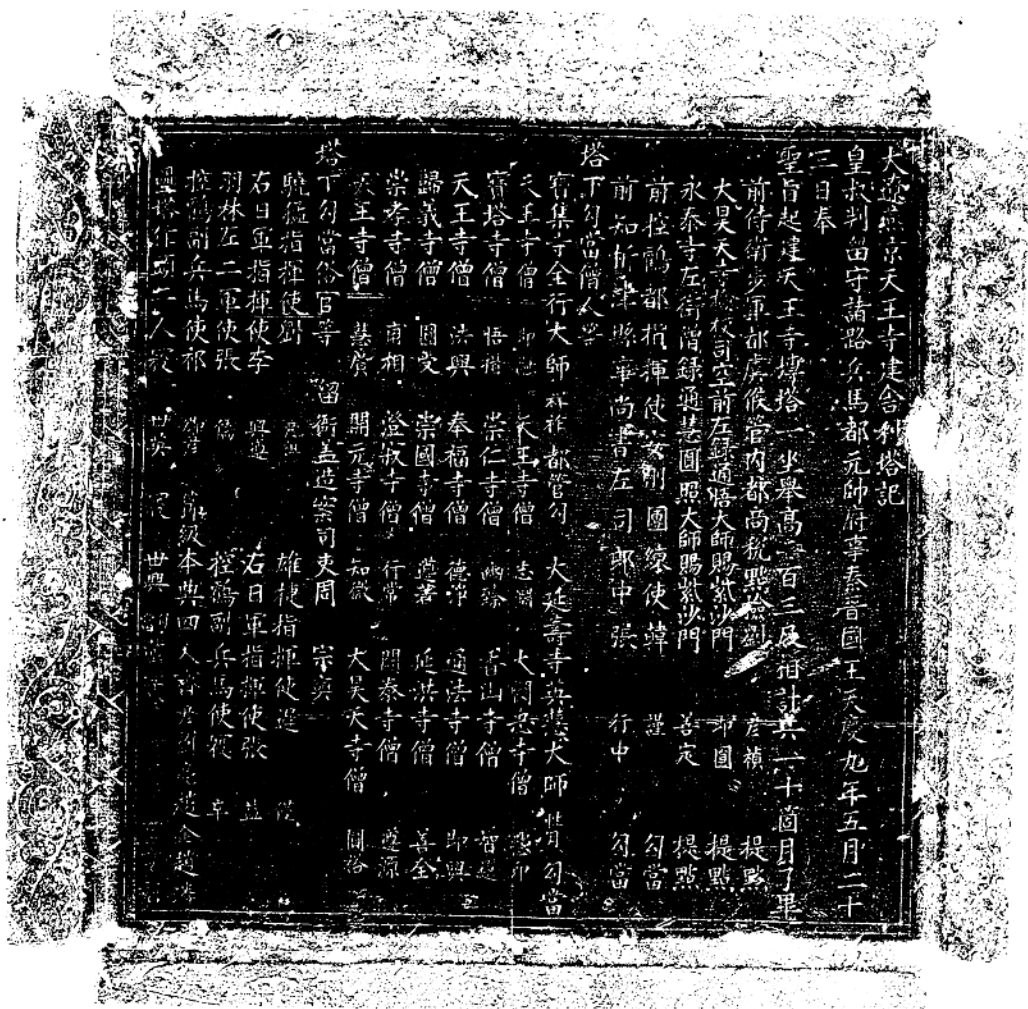
据此可知，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9年至10年，即公元1119至1120年，相当于北宋徽宗宣和元年及2年，金太祖天辅3年至4年，塔名天王寺舍利塔。据现存塔檐风铃铭文及1938年修缮碑，此塔在明清直至民国，仍名“天王舍利宝塔”或“天王宝塔”。又据碑文，“奉圣旨起建”此塔之皇叔即耶律淳。按《辽史》皇子、皇族表，耶律淳之父耶律和鲁斡为辽兴宗第二子，论辈份是天祚帝叔祖即皇太叔，清宁中任南京留守，乾统初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淳在其父死后继任，是为皇叔，又于天庆6年加封为秦晋国王，天下兵马大（都）元帅，爵、职、时间均与碑文相符。天庆10年上京降金，天祚帝出逃。保大二年中京失陷，耶律淳在

燕京称帝，号天锡皇帝，改元建福，但仅三月而死，葬西郊香山永安陵，即世称“北辽”的唯一皇帝。

塔史既明，对寺史中某些讹误亦应加以澄清。有关天宁寺的文献，乾隆《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光绪《顺天府志》志十七基本收录完备。梁、林二先生对其中重要的八

段仔细甄别，结果指出，关于塔的历史，“综前代的文献中，无一句有确实性的明文记载”。③而将隋代的弘业寺与辽代的天王寺混为一寺，则是最大的谬误。

引述文献中三件最早的都出自唐初高僧道宣之作。《神州塔传》谓：“隋仁寿间幽州弘业寺建塔藏舍利”；《续高僧传·释宝



图一、辽天庆十年建塔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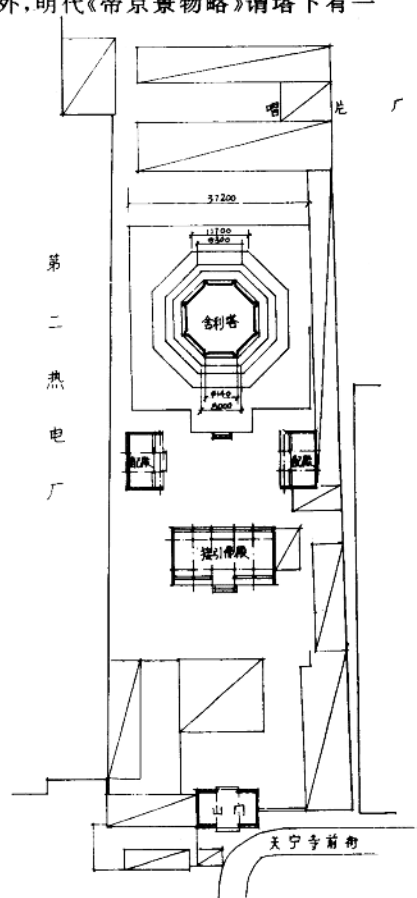
岩传》谓：“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幽州弘业寺”；《广弘明集》谓：“仁寿二年分布舍利五十一州，建立灵塔。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业寺安置舍利”。三书所记为同一件事，但有关记载数目不同，如唐恂忠寺碑《景福重藏舍利记》谓：“仁寿二年正月，敕天下大州一百处建舍利塔”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则谓：“仁寿年间在全国建了111座舍利塔”，大抵或以州数计，或以塔数计，或为约数。要之，隋仁寿二年在幽州弘业寺（原魏光林寺）建舍利塔是确实的。

隋代以后，除1992年发现之辽代建塔碑文字外，明代《帝京景物略》谓塔下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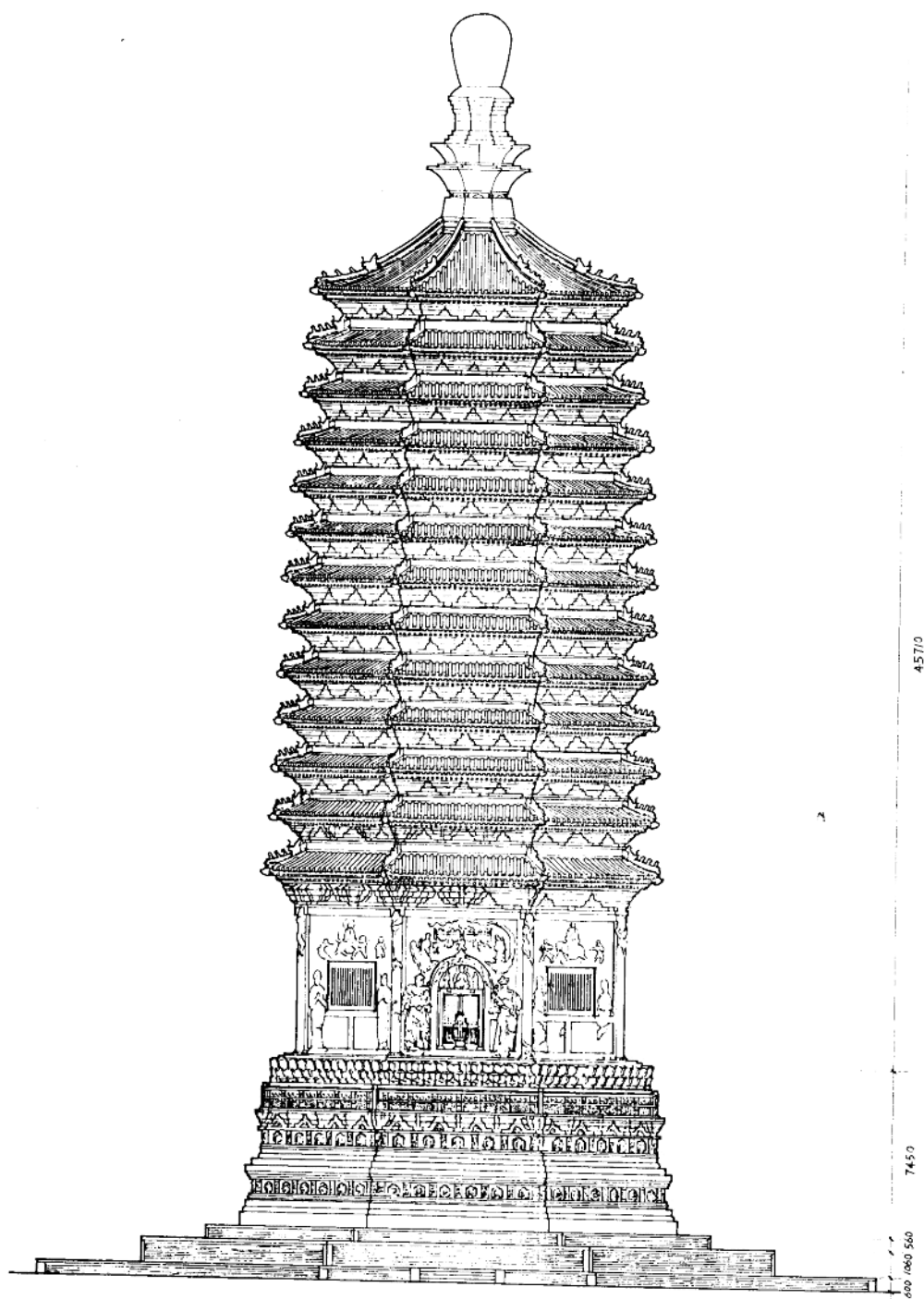
开皇时石幢，但清初书《冷然志》则说此幢是辽重熙十七年立，《帝京景物略》“误矣”。不过此幢早在乾隆重修天宁寺时已失，无从了解所记。现在所知，天庆10年的碑文，应是最早最直接的文献，但未涉及寺史。

此后征引文献之最早者为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谓“金大定二十一年改弘业寺为大万安禅寺”。但据辽碑及风铃铭文，此寺在辽已名天王寺，且天王塔之名一直沿用到近代，绝不会在金代又名弘业寺，显然这个弘业（万安）寺与天王寺无关。真正可靠的文献是元末熊梦祥《析津志》及清末缪荃孙由《永乐大典》中抄出之《顺天府志》⑥。据缪抄《顺天府志》卷

七“寺”：“天王寺，在旧城延庆坊内，始建于唐，殿宇碑刻皆毁于火，元朝至元七年建三门，而梵宇未能完集”。夹注：“《析津志》：在黄土坡上，有塔”。现在天宁寺环境早非原貌，已无黄土坡痕迹，但历史上寺北三、四百米处即为蓟丘，可能寺依丘南坡地而建，故曰“在黄土坡上”；也可能金末寺毁，至元末瓦砾堆积百年，成了一个黄土坡。“有塔”，则是指现存之塔。再后，明书《澳志》谓：“天王寺之更名天宁也，宣德十年事也。”这是明代以来最准确的记载。现在所知，最早把隋弘业寺与唐、辽天王寺和明天宁寺拉扯到一起的是明万历间的《长安客话》，其卷二“天宁塔院”谓：“隋仁寿间幽州弘业寺建塔藏舍利即此，唐开元间改额天王寺”。其后，崇祯间《帝京景物略》沿用此说，其卷三“天宁寺”谓：“寺在唐开元名天王寺，正统始名天宁”；文后提出一点疑



北京天宁寺现状总平面 图二



问,“幽今无弘业,天宁之先又不为弘业”,但又强为解释,“意者志軼之,志軼之,安知弘业不为天宁也”。要之,从明末开始就把魏光林、隋弘业、唐天王、金大万安、明天宁诸寺混为一寺,直至被乾隆皇帝所采用,堂而皇之镌入御制碑中^⑦,并一直沿用到今天某些大型辞书中,其间,只有六十年前梁、林二位先生提出过怀疑。

其实,在一些史料中,弘业、天王为两寺是很清楚的。其一,《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宝岩传:“仁寿下诏送舍利于本州(按即幽州)弘业寺,即元魏孝文帝之所造也。旧号光林寺,依峰带涧,面势高敞。自隋开皇末,山恒倾摇,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动自息”。这个弘业寺的地理环境依峰带涧,明明是一处山林寺院,而天王寺所在的幽州城里,则是一片平坦街市,何来倾摇不止的山峰,显然弘业寺只能是在属于幽州地界内的西山一带。

其二,据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像中发现的辽代雕板印经^⑧,其中《称赞大乘功德经一 女》题记有“(燕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可见辽代燕京尚有弘业寺和舍利塔。同时发现的印经中,《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与《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题记有燕京右街天王寺沙门志延校刻,又现存北京西郊大觉寺有辽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文也是这位天王寺的志延所撰^⑨。可见直到辽代后期,弘业、天王二寺并存于幽州。

其三,北京法源寺原有唐会昌六年《重藏舍利记》碑,谓“舍利本隋仁寿四年甲子岁,幽州刺史陈国公襄抗于智泉寺创木浮图五级,安舍利于其下,即子城东门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现有唐景福二年《重藏舍利记》碑亦记此事,但时间为仁寿二年。应是二年颁至舍利,四年建成五级木塔,与宝岩送舍利至幽州弘业寺建塔为同时事。隋智泉寺在唐大和八年遭火焚,会昌六年移舍利于悯忠寺多宝塔下。^⑩智泉寺位于幽州城内东部,按常理而论,仁寿年间给幽州一

次颁送两组舍利,似无必要都放在城内。结合前引《续高僧传》描述的山林地形来看,在城外风景胜地另建一塔则是完全可能的。但之处弘业寺辽代以后即再无记载,或改或毁均不可知。只知明清西山一带颇多山林寺院,其中一些是在辽金旧址上重建、改建的。据载香山南有门头村,村后有山名万安山,山上有法海寺、法华寺,相传为元代弘教寺遗址,门内有大神通塔院^⑪。由万安山、弘教寺的名称,依峰带涧的环境和寺内的塔院推测,《湛然居士集》中所谓“金大定二十一年,改弘业寺为大万安禅寺”,弘业寺原址是否在此一带?聊备一说以供参考。

其四,缪抄《顺天府志》载天王寺始建于唐是可靠的。唐代的天王寺,主要供奉北方多闻天王,即毗沙门天王。在佛教诸“天”,特别是四大天王中,单独尊崇毗沙门天,以至列为主尊建寺供奉,是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密宗大盛以后的事。密教“开元三大士”中,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不空影响最大,毗沙门天就是由他推出来最有威力的保护神。不空曾翻译(也可能是自撰)《毗沙门经》、《毗沙门仪轨》、《毗沙门天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天随军护法仪轨》诸经书。传说天宝年间蕃兵包围安西,唐玄宗请不空搬来毗沙门天王神兵,大败了蕃兵,从此玄宗下令各州县城北门上都供毗沙门像^⑫,当然也会有专供毗沙门的寺院或在寺院中专设天王堂、天王院。幽州为唐朝北方军事重镇,在此兴建天王寺,当是与这一背景有直接关系。《长安客话》谓开元间“改名”天王寺恐不确切。尊崇天王主要出于不空设计,但不空于开元二十年即离京赴南海,开元二十九年赴师子国,天宝五年返回长安后方得玄宗重用,故幽州天王寺似应建于天宝间;而幽州在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后即不属唐地,此寺很可能建于天宝五年至十四年间。开元天宝年号相连,明朝人完全可能误记,正如天宁寺本为明宣德时更名,而《帝京景物略》误为正统,可能也是由于两个年号相连之故。

辽金文献缺记, 缪抄《顺天府志》记元代天王寺只重建了一座三门(即山门)。明初, 燕王朱棣重建, “特扩崇构。宣德中改名天宁, 正统乙丑更名广善戒坛。……嗣后乃复今名。一修于正统乙亥, 再修于嘉靖甲申, 皆内官监为之”。之后, 清顺治十七年, 乾隆二十一年、四十七年又重修^①。但乾隆十年励宗万著《京城古迹考》, 记当时天宁寺“惟留古殿一间, 殿中立无量寿佛一尊”。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 又称西方接引佛, 此古殿即塔前之接引佛殿。由此可见乾隆二十一年的“重修”实际是重建。据《日下旧闻考》引述文献, 清代寺内塔前有山门、接引佛殿、配殿, 塔后有殿两重, 第一重为大士殿, 后为广善戒坛, 寺西北有别院名天师府, 但清末以来大都残圯。1937~1938年重修, 有碑记其事, 碑文为:^②

天宁寺天王宝塔、三大士配殿、接引殿及四面墙垣修缮工程, 暨三大士正殿移建山门工程, 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开工, 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完工。惟塔座护角佛、狮头及塔身佛像、蟠龙等残缺部分, 为保持原有艺术起见, 一仍旧状。

据此可知, 当时山门已毁, 塔后之大士殿大约也很残破, 于是将旧料移建山门。但当年修整后的墙垣现在又无痕迹可寻。1991—1992年, 国家文物局拨款大修此塔, 主要工程是重新砌垒台基, 加固、补修部分糟朽木角梁和椽飞, 重新揭瓦顶, 修复1976年因地震坍塌之宝顶, 一切雕塑仍保持残缺原状不予修复。(图二、图三)

寺塔建筑与“天宁式”造型

唐代天王寺无建塔记载。辽末建塔时是否仍保持唐寺原状已无从判断。多次改建之后, 辽寺原状也无遗迹, 但参照一些相关资料, 其总平面尚有可议之处。

一是寺以塔为主体。中国早期佛寺, 如洛阳白马寺、永宁寺, 都是以塔为主, 塔在

寺中心, 后建殿堂的“前塔后殿”式。这种形制和它的功能涵义都源于汉代的祠庙。《魏书·释老志》谓: “塔, 犹言宗庙也”, 塔就是楼阁式的祭祀庙堂。但自北魏后期贵族盛行舍宅为寺, 以及初唐道宣传布《戒坛图经》, 设计出佛寺的基本形制以后, 殿堂为主体便成为寺院格局的主流, 以塔为主的“塔院”成了佛寺的一个附属部分。而现知辽代又确有以塔为主, 前塔后殿的独立佛寺。保存格局最完整的是内蒙古辽代奉陵县庆州的舍利塔寺, 塔为辽构, 寺院建筑虽只存遗址, 但平面清楚完整。^③其次有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名宝宫寺), 辽塔以外均为后代建筑, 仍保存原寺的格局和尺度。^④两塔体量巨大, 地位尊贵, 不可能是寺的附属部分; 两寺都是塔在中心, 前塔后殿式。另有山西浑源金代圆觉寺也是这种格局。从现存大型庙宇来看, 除非有特殊原因(主要是政治的), 在建筑的变迁中, 房屋可以多次重建, 甚至改变群体组合形式, 但规模和基本格局, 尤其是主要轴线的位置和用地宽度则很少改变, 应县佛宫寺即是一例。北京的白云观前身为长春宫, 法源寺为悯忠寺, 经考察, 主体部分的轴线和规模仍是原状, 推测天王寺成为天宁寺后也改变不大。如是, 辽代天王寺也是前塔后殿的形制, 塔前建筑为明代添加。之所以存在这种形制, 可能与塔的宗教功能有关。庆州塔位于陵邑“乾”位(西北方), 又是皇太后特建, 有“庙”的性质, 理应为寺的主体。应县塔是一密教坛城(曼荼罗), 在密寺中也应是主体。天王寺塔为奉旨特建, 供奉辽朝最尊崇的华严主尊, 表现一处圆觉道场(说见后), 与密教坛城相似, 也应是寺的主体。浑源圆觉寺, 由寺名可知其塔即代表圆觉道场, 塔是主体。由此可以推测, 唐代天王寺的主体天王殿(或阁)在辽末建塔时已毁或被拆, 在其位置上建造了舍利塔; 塔后有殿, 可能仍是唐物或是辽代重建。

再是, 这类寺庙的尺度比例似有一定規制。以庆州、应州、燕京三寺比较, 主体建筑佛塔都位于寺院中心, 寺与塔中点重合。

这种主体居中的格局,与宫殿、坛庙及大型寺观的总平面相似,应是古代大型纪念建筑的一种布局比例法则。从尺度看,庆州塔院宽约 30 丈,应县佛(宝)宫寺宽约 20 丈。天宁寺前部东西墙位置内缩,后部西墙仍为原位,对称复原后也是 20 丈。庆州塔地位特殊,寺院宽 30 丈,佛宫寺、天王寺地位

略低,缩小三分之一,正符合中国古代等级排列“三分损益”的规则。寺院总进深似无一定规则,但在主要空间内,大体上是塔在中心,前后对称。现状天宁寺后(北)部界限已无痕迹,据载塔后还有大士殿和戒坛(殿),按照这个规则,塔后部分恰是布置两重殿宇的空间。(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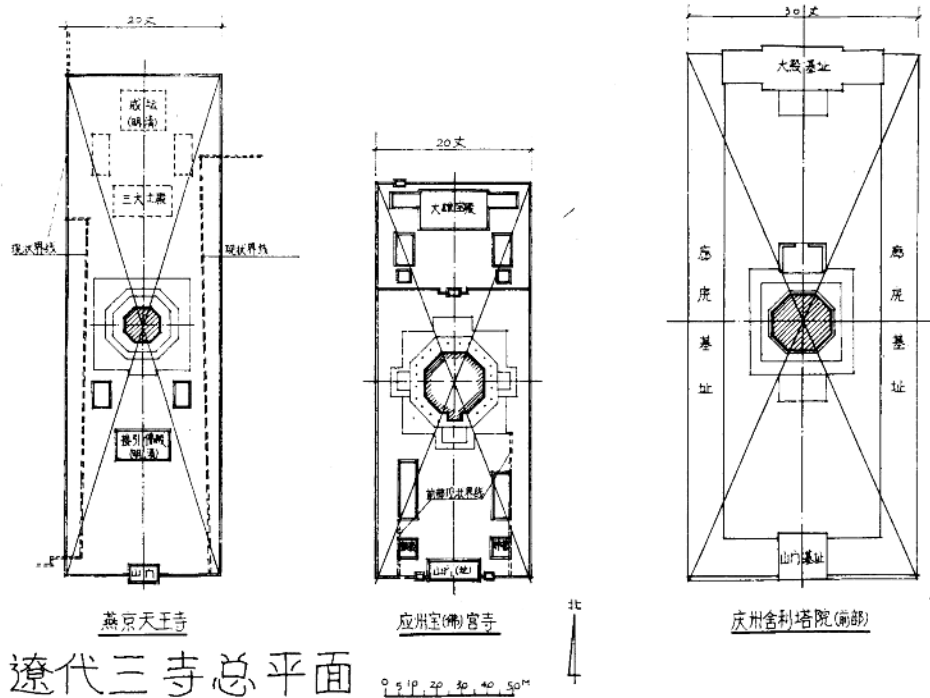


图 四

综上所述,辽代天王寺的总平面大体是,中轴线与明清天宁寺一致,占地宽约 20 丈,长约 60 丈。塔前除山门外,轴线上无建筑,但两侧可能有钟楼(辽代尚无建鼓楼制度)。塔后有殿一重或两重,四周可能由廊庑环绕,它们都是唐寺遗制或遗物。两侧是否还有别院已无从考察。

金元之际全寺尽毁,元代仅恢复一座

山门。明初重建,清乾隆二十一年又重建,但均在辽寺范围内,主轴线未变。塔前有山门,接引佛(无量寿佛)殿,二配殿,也可能还有钟鼓楼;塔后有大士殿、广善戒坛(殿),也应有配殿;最后是否有藏经楼则不见记载。明代塔基周围有宇墙,南北辟门,塔前有碑亭,清代均毁。现存四座木构建筑全是清代大式硬山。接引佛殿五间七檩,比

例构架不类清宫式,屋顶杂用黄绿琉璃,可能平面是明代而构件是清代的。

以下着重讨论塔的建筑造型问题。

首先要判断由1120年到1938年的八百多年中,多次的修缮将原状改变了多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改变了塔刹。据《泠然志》载,塔刹为“露盘相轮,鍍金火珠”,即辽塔通用的由刹杆串置覆钵、相轮、宝盖、宝珠的铁刹,现存辽代应县佛宫寺塔、灵丘觉山寺塔、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庆州舍利塔均为这种刹。《日下旧闻考》载乾隆时原刹已无存,重修时改为砖砌宝顶,但经检修刹座仍为原物。由于改变了塔刹,使得造型比例有所改观。第二,减低了台基。碑记塔高203尺,按传统尺度规律,尾数3尺应是最下层台基高度。辽通用宋尺,按1尺=30.72厘米^⑩折算,台基应高92厘米,现状为60厘米,减少的32厘米即七八百年间多次重建,地面必然升高的结果。第三,塔檐仍为原物。椽飞俱有卷杀,角梁下用角神,屋檐起翘平缓,出翘甚微,砖斫斗拱卷杀比例规矩,均可证屋檐仍是辽构;只拱眼嵌有小铜佛,椽下挂有风铃,皆是明清之物。瓦件统为绿琉璃,有高岭土及红砂土两种瓦胎,后者挂釉较薄,多数剥蚀,显然是元代以前遗物。博脊为叠瓦式,仍为辽制。岔脊及垂兽、跑兽全为明清琉璃。现存有少量重唇板瓦,也有一些红胎薄釉龙纹垂尖板瓦,应皆是辽瓦;华头筒瓦也有部分为兽面式辽物。估计辽代瓦件尚存有三四成。但同一层八面的出檐不完全一致,说明是经过多次维修所致。第四,一层塔身仍为原状。四正面圆拱门,拱上塑出桃尖,三面为挑白毯纹格子门扇,一面(北面)为板门扇,四斜面为破子棂窗,均是辽代常见形式。佛菩萨等雕塑俱有佛经依据,部分经后代重补。第五,基座改变较大。一层方形、二层八角形台基平面估计没有改变,而材料构造均为后代所改。塔下须弥座各部权衡仍存辽宋遗制,但线脚轮廓及壺门数目已非原状,壺门式样尤属晚期,其中狮子、坐佛也是后代之物。平座斗拱制度仍是

原状,但比例和卷杀手法与上层屋檐不尽相同,拱眼卷草浮雕手法僵滞,砖料新于上檐,明显悖于上新下旧规律,应属后换部分。平座栏杆仍为辽宋形制,栏板用辽代花格,但做法草率,用料及手法均显示为后代仿制。从整个风格来看,基座改动的时间是明代初年。

关于塔的高度,辽代建塔碑明确记载为203尺,明清文献所记应都是估计数。203尺折合62.36米,1991年修缮时实测为55.38米。梁、林先生文章谓“全塔砖造高57.80米,合国尺17丈有奇”^⑪,与实测相差约百分之四,是否当时曾使用简易经纬仪测量,因而略有误差。现知塔上宝顶为清代所改,高度实测为3.04米。今按下层台基高92厘米(3尺)计算,原塔刹高度应为 $62.36 - (55.38 + 0.32 - 3.04) = 9.70$ 米。从三座辽塔分析,庆州塔总高73米,刹高11.3米,比例为6.46:1;应县佛宫寺塔总高66.67米,刹高9.91米,比例为6.73:1^⑫;天王寺塔两者比例为6.43:1,三塔刹高比值相近,似是辽代造塔法则之一,也可证辽碑所记塔高尺寸是可信的。

天宁寺塔的式样是从辽代才开始出现的,梁、林先生把这种式样作为一种典型,命名为“天宁式”^⑬,的确见地不凡。它既是一种形式类型,又包涵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形式来说,此塔有以下主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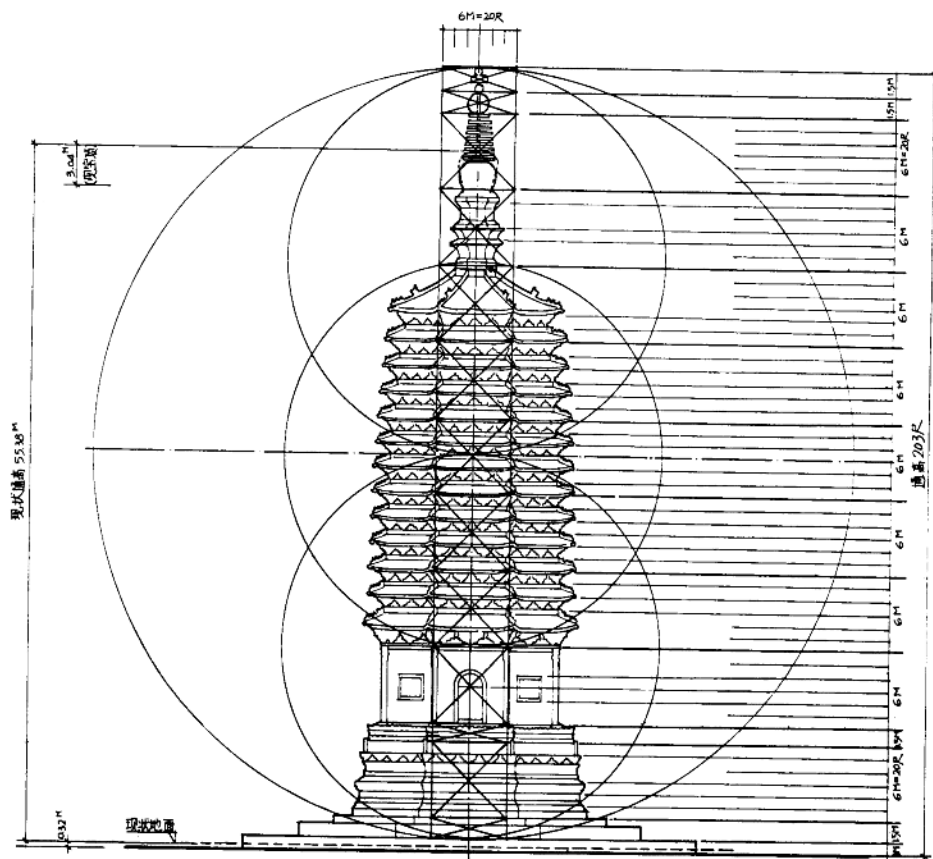
第一,八角形平面与密檐式造型。现知中国古塔中,北魏晚期嵩岳寺塔为十二边形,五台山佛光寺祖师塔为六边形,其时代可早至北齐,但二塔皆为孤例。此外盛唐以前皆为方塔。据现有资料,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墓塔是八角塔之首例,此塔建于天宝5年以后,造型完美,仿木结构交待清楚。下为须弥座(已残),中为仿木结构塔身,上为三重屋檐,檐下部分俨然就是天宁寺塔下部的原型。单层塔多层檐的造型早在隋代即有(见敦煌第302窟壁画),唐代密檐塔更多,但皆为方塔。天宁寺塔则是继承了净藏禅师塔的造型,时代是在唐天宝以后。这种造型的形成和当时的宗教背景有直接关

系,此问题在下文详议。

第二,华丽的定型基座。台基下为方形上为八角,这是辽塔通用形制。其上的塔基座由三部分组成,最上为三层莲瓣,承塔身,称为莲台,有宗教涵义;最下为台座,有些塔是比较简单的砖台,有些砌成须弥座,本塔则雕壶门、狮、佛等装饰;中间部分是

造型重点,又由须弥座、平座斗拱及栏杆三部分组成,雕饰十分华丽,仿木构件也很真实。

第三,仿木结构的塔身。八角有圆形倚柱,上施阑额、普柏枋,以及立颊、额枋、地袱、腰串,都与真木结构比例一致。砖砌斗拱为五铺作双抄。一层檐斗拱件数齐备,连



遼燕京天王寺塔立面构图分析

M=1/30尺

图 五

劈竹昂式耍头都用砖雕出；两朵附角及一朵补间铺作出45度斜华拱，正是辽代中晚期木构建筑出现的一种新手法。二层檐以上补间增为两朵，但无斜拱，计心造省去令拱及耍头。平座斗拱五铺作偷心，第二跳华拱上承平座素枋与出头木平交，构造与应县佛宫寺木塔一致。各部斗拱因构造关系，华拱出跳减小，而其它部件尺度、比例及细部手法均与当代木结构一致。角梁、椽飞为木制，与砖作部分结合严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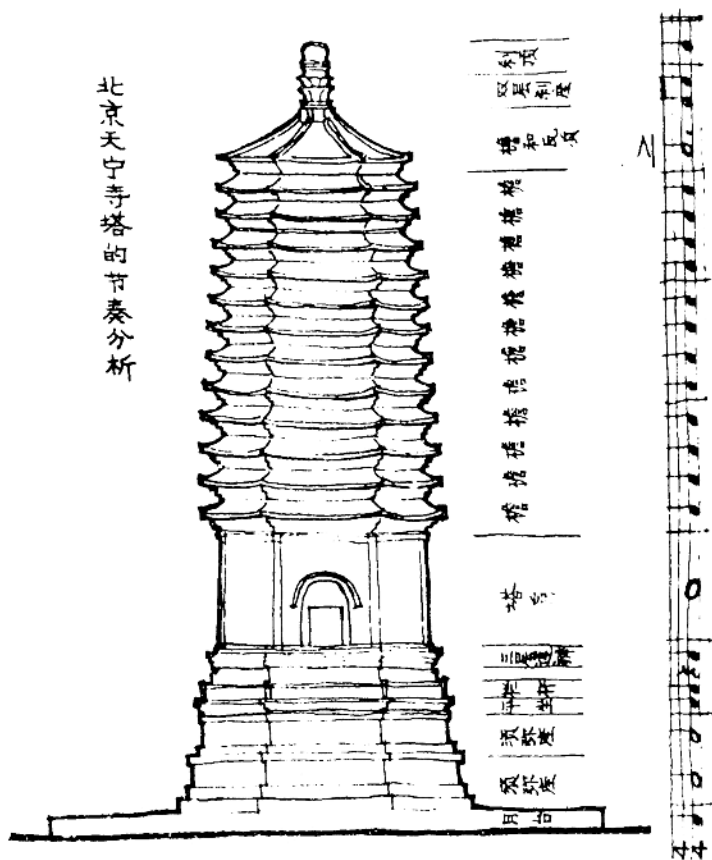
第四，仿木装修。平座栏杆虽为明代重做，但仍为原形制，只是斗子蜀柱表现草率，栏杆与寻杖间花饰可能也不是原来形式。栏板有卐字、十字、方胜及图案化“寿”字等图案，与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经藏、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部平座栏板相同，可证全是当代仿木式样。门窗做法，三面挑白格子门用牙头护缝障水板，一面板门施门钉；四斜面破子棂窗。小木作各部权衡严谨，交待清楚。

第五，铁制相轮式塔刹。原物已毁。参照时代最接近（大安六年，1090年）同为密檐式的灵丘觉山寺塔，刹由覆钵、九层相轮、正交圆光、宝盖和宝珠组成，中为铁刹杆，用八根铁链拽牢，固定在屋脊上。

上述构造形式以外，“天宁式”还有一些艺术构图法则。虽然经过多次维修，今天测量的各部分尺寸与原状必有误差，例如每层塔身宽度和出檐数值，八个面极少有相同者，有的差别在10厘米左右。但从总体上看，其

造型是符合或遵循某种数学规则的。作为辽代楼阁式塔的代表，应县佛宫寺塔已有相当严密的构图法则，天宁寺塔的构图法则似可以作为密檐式的代表。初步分析，以下各项法则是客观存在的。（图五）

（一）平面与高度的关系。经分析，应县佛宫寺木塔高度等于中间层（第三层）柱头连线正八边形内切圆长度。设每面柱头间距为A，则塔高为 $2.415A \times \pi$ ，或 $A \cdot \pi / \tan 22.5^\circ$ 。据《营造法源》，明清江南造塔总高度为“塔盘外阶沿周围总数”。可见历来塔高与平面均有比例关系。天宁寺塔中间层（第7层）面阔为5.53米，折18尺，其内切圆周长为 $2.415 \times 18 \times 3.1 = 135$ 尺，塔



图六

总高 203 尺,恰为其 1.5 倍。用此公式核算庆州塔、中京大塔(大明塔)和中京小塔,同样也符合此比例数值(按原刹占塔总高 1/6.5 复原计算)。可见辽代砖塔高度为中间层内切圆周长之 1.5 倍($H = 1.5\pi \times 2.415A$)应是当时通用的规则。

(二)立面比例。以 200 尺的塔高分三段:下段,包括台基、塔基和一层塔身(至普柏枋下皮),实测高度 15.55 米,折合 50.6 尺;上部,包括现存塔顶刹座及复原后铁刹共高 15.36 米,折合 50.3 尺;中部 13 层檐及塔顶共高 30.49 米,折合 99.3 尺。考虑施工、修缮及测量中的误差(约千分之八),各段尺寸可归整为 50:100:50 尺,即 1:2:1,是一个简单的等差对称比例。

(三)模数。以塔高 200 尺 10 等分,每份为 20 尺,再等分 6 段,每段为 10/3 尺,即是塔的基本模数。设此模数为 M 对立面进行构图分析,可以看出 6M 为塔中部檐角宽度,也是一层塔身角柱外缘宽度。在高度上,6M 为每三层檐之高度,或一层塔身,或塔基之高;门窗的位置、屋檐和铺作之高度,刹座、须弥座、平座等定位,也都在 M 的位置上。其间,莲座、台基和塔刹上部高度为 1.5M,即 6M 的四分之一,可视为插入或补充模数。中国古代匠师惯用“三分法”设计建筑,此塔以 10/3 尺为模数,恰符合这一传统惯例。可见,“三分法”应是一种客观的形式美法则。

(四)韵律。由立面模数规则看出,第二层以上各层屋檐,即上下层普柏枋之间高度基本相等,每层铺作(斗拱)之高度与屋顶也相等,同为 10/3 尺,这种整齐单一的模数关系,使密檐部分形成强烈规整的节奏。密檐以下的塔身,自身的门窗与雕塑有一定组合规律,但总的旋律是舒展自由的。上部的塔刹与下部的塔基通过疏密相间的线条组合,构成丰富的韵律,又与整齐的密檐节奏取得平衡。天宁寺塔的这种韵律组合,早在 1961 年即由梁思成先生发现,并以五线谱谱出^④(图六)。在先秦典籍中,视宫室制度为“礼”,体现制度的艺术手法为

“乐”。此塔的韵律足证这一观念之深入。

(四)外轮廓线。“天宁式”优美的轮廓曲线主要体现在密檐部分,它是由几段不同斜率的直线组成的。虽然现状塔身及塔檐尺寸已不规整,但大体尚能找到线段规律。由下往上,第 1、2 层檐作为重檐屋顶处理,出檐相差较大,每面约 47 厘米。3 层以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 3、4、5、6 层,每面各层檐宽等差约 7 厘米;第二组为 7、8、9、10 层,各层檐宽等差约 12 厘米;6、7 层之间为过渡,相差约 2.5 厘米;第三组为 10、11、12、13 层,各层檐宽等差约 29 厘米。其规律是,密檐之高度与檐宽差距或屋檐连线之斜率成正比。其间,第一、二组檐宽差值比例为 $7:12(\text{厘米})=1:1.71=1:(1+0.71)$;第二、三组比例为 $12:29(\text{厘米})=1:2.42=1:(1+0.71+0.71)$ 。三组间差值参数皆为 0.71,或许这就是设计“天宁式”外轮廓的比例规则。在辽宋建筑立面中,常用“方五斜七”的比例(即 $\sqrt{0.5}$,约 0.71)作为相邻部位的比例参数,如明间与次间宽度之差,檐柱与斗拱高度之差。当然,那时造塔的建筑师——垒塔作头并不一定掌握多少数学法则,但他们掌握着符合数学法则的“美的形式”法则,并用来设计建筑,则是完全可能的。(见彩插—1)

塑像与宗教意义

塔八面塑像,有两种做法:一是四个正面的半圆拱内,均置一佛二菩萨像,每像占一块整砖,砖上有粗坯,外用泥灰细塑;一是这四组以外的菩萨、力士、天女、宝盖、龙等,是在塔体上钉木骨草筋,外用泥塑。后一种做法每因骨筋松动脱落而多有残损,前一种只有少量残缺,后经过修补。

塑像名号直接说明塔的宗教意义。虽然佛菩萨形象在佛经中有所描述,如手印、姿势、衣冠等,但受时代风尚及教宗的影响,其间变化颇多,须从多方面综合判断。

塔在南北轴线上,以北为上,向南为正。正面拱门上塑宝盖,宝盖两侧为足踏样